



护苗新歌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护苗新歌（现代梨园小戏）	（1）
鸣笛开路（现代梨园小戏）	（25）
闹春耕（潮叠）	（48）
春播之后（小歌剧）	（51）

护 苗 新 歌

(现代梨园小戏)

《护苗新歌》创作组

庄 长 江 执 笔

时间 现代。春天傍晚。

地点 闽南某山村。老泉家门口庭院。

人物 老泉——老贫农，大队党支部委员。

阿蓉—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，女。

阿灿—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，阿蓉的弟弟。

马注——解放前破落的资本家，现是理发员。

〔晚霞辉映，一钩新月若显若隐。

〔舞台露出房屋的一隅，门窗略显。庭院有矮墙，一株老杨柳根深叶茂，郁郁成荫；另一株新柳吐绿，轻拂春风。墙外路灯已亮。远处群山巍峨耸立，山下一行青松沿溪流伸入村内。

〔幕启：鸟雀投林声喧，阿蓉肩挑山柴意气风发疾步上。

阿蓉 (唱) 早迎朝霞上山岗，

晚披月光回村庄。

看灯月交映大地辉煌，
社会主义山村无限风光。
三大革命风雷激荡，
烈火中百炼成钢。
毛主席指引的金色大道，
越走越宽广！

〔她路过家门时，适阿灿看着一本书从家里走出。

阿蓉 阿灿，农药喷完了？

阿灿 早就完成任务了。姐姐，你又砍柴去！

阿蓉 嗯，送给五保户南伯的。（停下担子）收工下山来，
顺路砍一担压压肩膀，练练肩嘛。你来试一试！

阿灿 （把书放进裤袋，跑去挑柴，挑不起）哟，好重呀！
足足有两百多斤。

阿蓉 哈……瞎说！才一百出头呢。没挑过担子的人，就不知轻重。来，再来，脚跟站稳，使劲……

阿灿 （挑着站起，身子一晃，阿蓉急扶着他）你真不简单，挑这么重的担子下山。

阿蓉 这也是两年来锻炼出来的，我还值不上泉伯他一丁点儿哩。

阿灿 别谦虚了！比你在家的時候进步多了。你可记得，有一个星期天你去挑水出的洋相吗？那时你挑起一担水来，（模仿地）摇摇晃晃，压得腰弯弯地，到门口一滑，连水桶也摔破了！嘻嘻，还抹眼泪呢。

阿蓉 （自己也觉得好笑）哈……（变认真）所以我们才须

要到艰苦的环境里来锻炼、改造思想，这样才能炼出黑黝黝的皮肤、红熠熠的心。

阿灿 爸爸来信没有？

阿蓉 爸爸工作忙，哪有空常给我们写信。

阿灿 （屈指一算）有信来要马上告诉我，越快越好。

阿蓉 你写信给爸爸？

阿灿 （点头）嗯！

阿蓉 你向爸爸汇报些什么？

阿灿 （神秘地）暂时保密！（看看天色）哎，我该走了！

阿蓉 阿灿！（阿灿停步）泉伯上县里开会，今天就该回来了，你到路上去接他。

阿灿 我有事，你接他去！（连说带跑，那本书从袋子里掉落）

阿蓉 阿灿，等下要记得上夜校！

阿灿 （内声）你替我请个假。

阿蓉 不行！（见阿灿已远去）唉，他！（返身捡起地上的书，随手打开）这……这是……（认真地看着，吃惊）他在看这种坏书！（思索）这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先把柴送去，回头该狠狠地批他一顿。（挑起柴下）

〔老泉背背竹笠、手拎一捆书健步上。〕

老泉 （唱）葵花朵朵向阳开，

知识青年上山来，

护新苗责任重如山，

党的委托牢记心怀。

老泉我，
愿将满腔革命情，
化作春雨勤灌溉。
盼只盼，
春风杨柳绿遍天涯，
血染的红旗一代传一代。

〔阿蓉手提扁担、绳子上。

阿蓉 泉伯，这么晚才到家。

老泉 一路来巡巡田里的农活。

阿蓉 （忙递给毛巾、开水）辛苦了，歇一歇！

老泉 不累。阿蓉，最近政治夜校学习些什么？

阿蓉 按照党支部的布置，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论述的几篇文章，结合“批林整风”，联系咱队阶级斗争的现实，开展革命大批判。

老泉 好呀！我从县里买来这么一些书，让你们建立一个图书室。

阿蓉 （一本一本本地拿起来看）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、《雷锋的故事》、《金训华之歌》、《山里红梅》、《延安的种子》，啊！还有革命样板戏剧本……太好了！泉伯，你为我们的成长，想得真周到呀！

老泉 毛主席信任咱贫下中农，把知识青年送到山村来，要培养你们成为红色的接班人，我时时都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呀！

〔一阵晚风拂过，柳条轻飏。

阿蓉 （走向杨柳，抚摸柳条，心情激动地）我们是娇嫩的幼苗，有毛泽东思想雨露阳光的哺育，贫下中农心血、汗水的浇灌，应象这杨柳一样，茁壮地成长！

（唱）新月朦胧，
晚风送凉，
望杨柳，
飞絮轻飏舞春风，
无限激情涌心房。
回想两年前，
我来到这第二故乡，
山花烂漫迎客笑，
流水淙淙来鼓掌，
贫下中农情款款，
火热的心呵，暖我胸膛。

老泉 （唱）两鬓银霜老支书，
送你来到我家中，
喜得我甜在心头泪盈眶，
你就象我的女儿一样。

阿蓉 （唱）折柳栽门前，
红色的种子要茁壮成长。

老泉 （唱）老支书他千叮咛、万嘱咐，
要将你们培育成栋梁。

阿蓉 （唱）白日里手把手教我学犁耙，

老泉 (唱) 到夜晚共读宝书心眼亮。

阿蓉 (唱) 老支书来到夜校讲村史，
老贫农含泪捧来苦菜汤，
教我们不忘阶级仇，
革命传统永发扬。

老泉 (唱) 且喜这新柳扎根红土壤，
枝青叶茂郁葱葱。

阿蓉 (唱) 全靠着贫下中农的精心培育，

老泉 (合唱) 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雨露阳光。

阿蓉 最近县里开会，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。

今天路上南伯告诉我，马注的理发店成了“闲间”，阿灿和一些年轻人常到那里谈天讲古、打扑克，是吗？

阿蓉 是啊！我正想向你汇报哩。阿灿刚才又去了。我找到理发店，看见马注和阿灿等几个青年人躲在后院打扑克、赌香烟，还“钻桌底”，很不象样！

老泉 马注他过去是做生意的，什么钱呀，名呀，利呀，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。阿灿怎么跟他泡在一起，一定会受他的影响。

阿蓉 我要把他拉出来，他扑克正打得头脑发热，怎么说也不走，还跟我吵嘴呢。

老泉 (沉吟了一会) 阿灿这孩子根子正，苗儿好，刚来的时候表现不错，为什么最近变了呢？

阿蓉 你说，是不是和马注有关系？

老泉 嗯，人常说“烂柑相污染”、“学好三年，学坏三

天”。刚才我巡农活时，就发现他干的活儿糊里糊涂
……

阿蓉 呀，他连干活也马虎了？

老泉 我还以为他刚来不久，不懂得喷药，原来他的心都迷在那“闲间”里面。

阿蓉 （拿出那本书）你看，他还在看这种坏书！

老泉 （接过，一怔）啊？坏书？！……

阿蓉 这是写古代一个读书人追求功名、悬梁刺股，后来中了状元的故事，宣扬的尽是一些孔孟之道，读书做官的谬论。

老泉 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，他总想变换手法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。最近有些地方又出现黑书，坏戏也上台，这是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苗头。他们想用封资修黑货来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。这股妖风竟刮到深山里来了。

（唱）一本黑书不寻常，
耳畔声声鸣警钟，
无声战斗阵阵急，
催人跃马横戈上战场。
驱妖风，扫迷雾，
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，
才能辨真假、察善恶、
识美丑、明方向，
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猖狂进攻，

让新苗斗雪傲霜更茁壮。

阿蓉，我把这些情况向老支书汇报一下。

阿蓉 我去把农药补喷一遍。

老泉 对！（双关地）治虫要及时，不能让虫害蔓延！（两人分头下）

〔有顷，马注拄着拐棍，一步一瘸地上，阿灿跟在他后面，他们一路在找什么。〕

马注 你这个人冒冒失失，我就怕你乱扔，你竟把它遗失了。

阿灿 我明明放进口袋里，真奇怪。

马注 还不到屋里找一下。（阿灿进屋去，马注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）若是让干部捡到，追到我头上来，事情就麻烦了。

阿灿 （上）找不到了。

马注 （急得跺脚）哎，你简直要我的命！那是我藏了二十多年的“老古董”，我看在老兄老弟面上，才破例拿出来租给你，别人想摸也摸不着边。喏，这样吧，咱话说在先，若是干部追查起来，你千万别承认是你丢的，更不准说是我出租的。

阿灿 可以嘛。

马注 以后，我再不敢租你了。

阿灿 你前天不是说，还有许许多多“绝妙好书”，一直推荐我租来看吗？

马注 过两天再说。如果这本书没引起什么风浪，你爱看再

去拿。走，再打扑克去。

阿灿 可我还要上夜校。

马注 哎，上夜校也没记工分，那么积极干么？白天劳动够辛苦了，晚上打打扑克，聊聊天，消遣消遣，合情合理嘛。

阿灿 我怕挨姐姐批评。

马注 你姐姐被老泉教得呆板了。年轻人不懂得玩乐，才是大傻瓜。走！

阿灿 扑克打迟了，我明天干活无精打采，会受姐姐批评的。

马注 干活？叫读书人来种田，这好比“捉秀才来挑担”。你看那本书上说的，古时那些读书人呀，十年寒窗就为了考举人、状元……现在你念了这么多年书，叫上山下乡拿锄头，真是大材小用，有什么前途？

阿灿 你不要乱讲。

马注 我就是这样看的。孔子说：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就是这个道道。你争取到那大城市里，随便那个工厂找个工作干干，有机会再上大学，将来当干部，升官，飞黄腾达。这不是名利双全的道路吗？

阿灿 就怕我爸爸不肯支持我。

马注 他是大工厂的党委委员，门路广，这个后门是包走通的。到那时，你可要记得，这主意是我替你出的。那时你可别忘了我！

阿灿 我爸爸还没回信嘛，你……

马注 快了！老朋友，要走的时候，什么没用的东西，随便留几样给我作纪念呀。走，那边扑克牌分便便，三仙在等你一仙了。（拉着阿灿欲走）

阿蓉 （由屋外上）阿灿……

马注 阿蓉，你真忙呀！

阿蓉 （不理他。向阿灿）泉伯回来了。咱准备上夜校去！

马注 阿灿，我先走一步。（急溜下）

阿蓉 你还想去打扑克？

阿灿 白天劳动够辛苦，晚上消遣消遣，合情合理嘛！

阿蓉 消遣？！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呀，不是来消遣的。你想一下，在马注那乌烟瘴气的理发店里消遣，会消去了什么？遣去了什么？又会得到了什么？

阿灿 这很简单嘛，消去辛苦，遣去疲劳，得来一身轻松快活。

阿蓉 不对！消去的是宝贵光阴，遣去的是革命意志，得来的是好逸恶劳的坏习气。

阿灿 你不要越说越严重。

阿蓉 咱应该向贫下中农学习呀！

（唱）山村学大寨，

干劲冲云天。

你不见，

贫下中农四季不停闲，

挥汗如雨洒群山，

有谁人讲起清闲消遣？

你看老泉伯，
艰苦奋斗几十年，
辛勤劳动不知倦，
甘当人民“老黄牛”，
不觉辛苦只觉甜。
学习的榜样在眼前，
你为何睁眼看不见？
阿灿呀，
咱是人民公社新一代，
要将青春热血洒山村。

阿灿 （意气地）你别教训人，道理我比你懂！

〔阿灿正欲跑下，老泉手里捏着一把禾苗迎面上。

老泉 （温和地）阿灿，我一进门就找不到你，上哪去了？

阿灿 泉伯，我……

阿蓉 他去消遣。

阿灿 （瞪她一眼）你！

老泉 哈……姐弟闹意见啦！阿灿，来，我给你买来一样东西。

阿灿 什么？

老泉 （从挎包里拿出一付垫肩）喏，过几天就要挑水肥了，垫上它，肩膀不会压起泡来。

阿灿 挑水肥？（不感兴趣，勉强接过）

阿蓉 泉伯把我们疼入心坎里了。

老泉 （亲切地）阿灿，来，坐下。（阿灿仍呆呆地站着）
若不嫌我老人罗唆，咱俩坐下来谈谈心。（阿灿坐

下)你刚到这里的时候,跟着贫下中农学农活,不怕艰苦,田里滚、土里爬,贫下中农齐声称赞……

阿灿 (有点内疚)我还做得很差。

老泉 百般开头难嘛!小孩子学走路,也要一步一步地来。

阿蓉 (态度缓和下来)干活马虎不得。你下午喷的农药,不但七划八划,田中央的禾苗很多没喷到,还踩倒了不少禾苗。

阿灿 (吃惊)田里的害虫没除尽?

老泉 你姐姐已经去补喷了。田里的虫害好对付,但是,生活中有一种害人虫,专门寻空钻缝,侵袭人的思想,这就要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,认真对付!

阿灿 (不甚理解)侵袭思想?!

老泉 (抓起那把禾苗)你看看这些稻苗,它正在成长的时候,钻心虫却来咬它的根、啃它的叶,使它枯黄、死去。资产阶级思想若侵袭到咱们头脑中来,好好的一个青年人就会昏昏沉沉、无心革命呀!

阿灿 (意识到老泉的话在针对着自己)难道打扑克也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?

老泉 阿蓉,你说呢?

阿蓉 并不是反对你打扑克,问题是你在什么地方打、跟谁打、怎么打法?瞧你这几天打扑克打得荒工废事,无心干活,无心上夜校,这样下去,资产阶级那一套腐烂货就会乘虚而入,使你发霉,变质!

阿灿 (不服气地)你别吓唬人!

老泉 这不是吓唬人。你知道吗？马注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旧社会他在城里开金银铺，吃、赌、嫖、玩，生意罄空破产，才溜回祖家来，收购破铜、旧锡。解放后因为他瘸脚，才安排他理发。你跟这种人混在一起，一副扑克牌摔来摔去，不警惕，会把你的革命思想也摔掉的！

阿灿 这是他过去的事，人总可以改造嘛。

老泉 问题是马注这个人并没有真正接受改造，历次政治运动表现都不好。（拿出一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）你看看，毛主席是怎样教导我们的：“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。在这一方面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。”咱不用革命的思想来武装自己，就会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。阿蓉，你们姐弟俩联系实际，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。我到屋里灯下看一封信。

〔阿蓉接过毛主席著作，老泉进屋去。〕

〔天渐渐地黑下来，月挂柳梢头，窗透灯光，映着老泉戴着老花眼镜在灯下看信的影子；路灯下光圈里，姐弟俩在披阅毛主席著作。〕

阿蓉 （唱）山乡酣睡，
灯月交辉，
手捧毛主席的书，
细心领会……

字字闪金光，
句句有奔雷！
谁说深山无风浪，
阶级斗争未停息。
革命者，
披荆斩棘，
要战斗到玉宇澄清寰球赤！

毛主席对咱革命青年寄托着无限希望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靠咱来接班。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，还会有陷阱、深渊，我们若不时刻提高警惕，就可能失足跌落修正主义的泥坑中。山村的阶级斗争同样十分尖锐复杂，我们对待每项事情，都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衡量、分析，才不会受骗上当呀！

阿灿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会给人家骗去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我自信好人坏人能看透。姐姐你放心吧！

阿蓉 那你认为马注这个人怎么样？

阿灿 他是有点旧思想，可为人还是挺热心的，对我的前途很关心。他还替我出了个好主意，叫爸爸通过关系替我在城里找个工作……

阿蓉 （抑压住内心的怒火）哦！所以你急着等爸爸的来信，就是这个“机密”！

阿灿 （低声）这事暂时不要让老泉伯知道，他跟爸爸是老战友，如果他写封信阻止爸爸，哪事情可就糟了！

阿蓉 （痛心地）你……同志，你的思想出岔子啦！

阿灿 你爱上了山区，你就呆下去。我对这没什么感情，到爸爸那里去找个工作，这同样是干革命嘛！

阿蓉 你这是怕艰苦、怕劳动，想脱离火热的斗争，还口口声声用革命的词句来掩盖个人主义的思想……

阿灿 别乱扣帽子！

阿蓉 连马注那套商人投机取巧的手段也学来了！你——

阿灿 我有选择生活的权利！

阿蓉 我们要把一生献给党安排。

〔老泉早已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紧捏着刚看完的那封信，心情异常激动，静静地站在那里听姐弟俩的争辩。〕

阿灿 （语塞）这……这这这，（强词夺理）我读了十二年书，难道叫我一辈子呆在山区跟泥土打交道？

老泉 （忍不住了）跟泥土打交道，也是革命的需要；谁都不愿跟泥土打交道，难道“砖厅能长出稻谷”？

阿蓉 泉伯，他……

阿灿 姐姐，你……

老泉 我都知道了！

阿蓉 （难过地走向老泉）我是他的姐姐，又是共青团的支部委员，我没做好工作，这是我的责任！

老泉 （抚慰她）别难过，阿蓉。（示手上的信）这是你爸爸给我的来信，看看吧！

阿灿 爸爸的信……（急忙接过信，展开念）“涌泉，我的老战友，接到阿灿的信，象一声惊雷炸在我心上，想